

# 中国语言学集刊

(第三卷第一期)

中华书局

(第三卷 第一期)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UME 3, NUMBER 1

LI FANG-KUEI SOCIETY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筆劃序)

)

)

**Editorial Board***Editors-in-Chief :*

Hung-Nin Samuel Cheung

Emeritu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siu-Fang Yang

Taiwan University

Anne O. Yu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Min Zha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e Editors :*

Wolfgang Behr

Ruhr-University Bochum

Zev Handel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hoji Hirata

Kyoto University

Lan L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eter Li

Emeritus, Rutgers University

Zhongwei She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Jackson T. -S. Sun

Academia Sinica

Jingtao Su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orong Zhu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isory Board :*

Fong-Ching Chen

Emeritu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Chuan Cheng

Emeritu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Academia Sinica

Sinica

Tsai-Fa Cheng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outh Coblin

University of Iowa

Hwang-Cherng Gong

Academia Sinica

Hisao Hirayama

Emeritus, Tokyo University; Waseda University

C. -T. James Huang

Harvard University

Lansheng Ji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oyu Jiang

Peking University

Paul Jen-Kuei Li

Academia Sinica

Prapin Manomaivibool

Chulalongkon University

Lindy Li Mark

Emerita,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Kuang Mei

Emeritus, Tsing-Hwa University

Tsu-Lin Mei

Emeritus, Cornell University

Jerry L. Norman

Emeritu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lain Peyraube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Ken-ichi Takashima

Emeritu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Tokio Takata

Kyoto University

Pang-Hsin Ting

Emeritu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iam S. -Y. Wang

Emeritu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 目 錄

## CONTENTS

---

### Articles

- 1 (Progressive Reduplication in Old Chinese)  
(Jingtao Sun)
- 45 (A Study of Popular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Ishiyama Temple Manuscript of the *Sound Glosses on Dabanruojing*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Vol. II])  
(Wuyun Chen and Xiaohong Liang)
- 79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Yánzhōu Dialects ( )  
W. South Coblin ( )
- 145 (Syntactic Properties of th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 *mai ... lo* in Cantonese)  
(Sze-Wing Tang)
- 161 (The Baima Tibetans and the Di People of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Challenging the Link)  
(Katia Chirkova)
- 175 The Nominal Phrase in Northern Zhuang: A Descriptive Study ( )  
Joanna Ut-seong Sio and Rint Sybesma ( )

### Appendices

- 227 Appendix I:
- 228 Appendix II:  
2007 2008

- 229 Appendix III:  
Letter from the Li Fang-Kuei Society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 234 Appendix IV: Donors to the Li Fang-Kuei Society Endowment  
Fund
- 235 Appendix V:  
Style sheet for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239 Appendix VI:

\*

本文在廣泛調查文獻材料的基礎上，通過分析單音變雙音的語義動因和音變模式，發現古漢語存在順向重疊，主要表示指小和繪景摹態。本項研究的完成主要得益於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關注音義互動；第二，探求基式與重疊式之間特殊的語義聯繫；第三，尋索衍生流音及其變體的語音語義條件；第四，與現代方言進行比較；第五，利用古音研究的成果。

關鍵詞：形態構詞、重疊、義素、固定音段、流音聲母、語音變體、古代漢語、現代方言、比較研究

## 1.

順向重疊指基式在前、重疊部分在後的重疊。舉例來說，在廣西藤縣話（屬粵語）中，“皺” $n\text{eu}^{423}$ 字重疊之後變成 $n\text{eu}^{423}h\text{eu}^{423}t[\text{e}\eta]^{231}$ （鄧玉榮 1995）。除去末尾的固定音節，頭兩個音節 $n\text{eu}^{423}h\text{eu}^{423}$ 恰為順向重疊例——前一音節保持不變，是基式，後一音節聲母發生變化，是重疊部分。再比如，英語 handy-dandy 表示“猜手手”兒童遊戲，其中前一形式 handy 與 hand（手）有關，是基式；後一部分起首輔音變了，屬於重疊部分。

順向重疊廣泛存在於古代漢語。在下面的討論中，我們將首先根據表達意義的不同而將順向重疊分為兩類，著重從語義表達與音變類型的對應關係入手以探

\* 本文是筆者博士論文（Sun 1999）第二章的改寫。初稿曾在第十四屆國際中國語言學會年會暨第十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聯合會議（2006年5月25—29日，臺北）上宣讀。在此謹向導師高嶋謙一先生和蒲立本先生，在臺北會議上提出意見的 Patricia Mueller-Liu、錢志安、謝信一等先生，指導修改的本刊兩位匿名評審人表示誠摯的謝意。存在的問題概由筆者負責。

求建立這些類型的根據。接下來討論語音形式問題，重點是基式流音聲母引發的特殊音變以及 \*r-/l-在衍生音節位置上的交替。最後討論重疊部分實現為非流音聲母的種種變例。

本研究依從蒲立本的古音系統，同時給出李方桂的古音構擬。從下面的討論中可以看出，無論依照哪個系統，研究結果都是一樣的。極少由不同構擬引起的問題均有相應說明。

## 2.

指小 (diminutive) 是一種常見的語法範疇，實現方式多種多樣：有的是一個或數個音節，比如，彝語的 zu<sup>33</sup>，哈尼語的 za<sup>31</sup>，納西語的 zo<sup>33</sup><sup>①</sup>，英語的 -let，日語的 -ko，意大利語的 -ino，葡萄牙語的 -zinho<sup>②</sup>，山西壽陽的 əɾ<sup>21</sup>，山西興縣的 •lə，山西武鄉的 •l<sup>③</sup>；有的是一個音素，比如普通話的 -r，洛陽話的 -w，吳語的 -n，吉利亞克 (Gilyak) 語的 -k/-q<sup>④</sup>；有的是一個超音段的聲調，有名的例子是廣泛存在於粵語的高升調<sup>⑤</sup>。

指小的實現還可借助韻律手段，即重疊，實例極多。比如，在陝西禮泉話中，碗碗指小碗，草草指小草棍兒，房房指小棚子，線線指零碎的短線。在福州話中，桶桶指小桶，包包指小包，大大指頭一個孩子<sup>⑥</sup>。在湘西苗語 (臘乙坪) 中，te<sup>35</sup> 是孩子的意思，te<sup>35</sup> te<sup>35</sup> 是小孩兒的意思；mpin<sup>33</sup> 是瓶子的意思，mpin<sup>33</sup> mpin<sup>33</sup> 是小瓶子的意思。在魯舒奇德 (Lushootseed) 語中<sup>⑦</sup>，č'á'á? 是岩石的意思，č'í- č'á'á? 是小石頭的意思；čáləs 是手的意思，čá-čáləs 是小手的意思；təláv-il 是跑的意思，相應的重疊式 tí-təláv-il 是慢跑的意思。

① 以上三例見馬學良等 (1991)。

② 葡萄牙語以及意大利語中的例子見 Crystal (1997a)。

③ 以上三例見喬全生 (2000)。

④ 此例見 Crystal (1997b)。吉利亞克 (Gilyak) 語是西伯利亞東部民族的一種語言，屬古西伯利亞諸語言 (Paleo-Siberian Languages)。

⑤ 比如，在廣東信宜方言中，keu<sup>35</sup> 的意思是大狗，讀為高升調 keu ↗ 之後則表示小狗。見葉國泉、唐志東 (1982)。

⑥ 例子取自梁玉璋 (1983)。

⑦ Lushootseed 語是生活在美國華盛頓州的一支印第安人所說的語言，屬於 Salish 語族。材料引自 Alderete et al (1997)。

現代語言以重複名詞（完全重疊）表示指小的事實令人聯想到古漢語是否同樣如此。古漢語有大量的所謂重言，實即完全重疊。但是，這些完全重疊主要是摹景狀物，以達成生動的表達效果，並不表示指小。完全重疊之外，古漢語中偶而也有名詞完全重疊的實例，不過其語法作用是逐指，比如宋玉《高唐賦》中的“朝朝暮暮”就是每個早上、每個晚上的意思，與指小沒有關係。

那麼，古代漢語怎樣表示指小呢？我們發現是一種特殊的重疊，這種重疊無論是音變模式還是語義構成都與現代完全重疊有別。下面分兩類進行討論。

## 2.1

請看下面這組疊韻材料。

- (1) 古漢語中有疊韻關係的雙音形式 (一) (EMC 表示蒲立本的早期中古音)
- a. 蜉蝣 (fúyóu) \*bəw ləw > EMC buw juw 一種成群飛舞的小昆蟲 (《詩經》) (李\*bjəg<sup>w</sup> rjəg<sup>w</sup>)
  - b. 螳螂 (tángláng) \*dáj ráj > EMC daŋ laŋ 一種前腿呈鐮刀狀的昆蟲 (《莊子》) (李\*daŋ laŋ)
  - c. 螟蛉 (mínglíng) \*máŋ<sup>j</sup> ráŋ<sup>j</sup> > EMC meŋj leŋj 一種綠色小蟲 (《詩經》) (李\*miŋ liŋ)
  - d. 蒲盧 (púlú) \*báy ráy > EMC bə lə 細腰蜂 (《爾雅》) (李\*bag lag)
  - e. 蜾蠃 (guǒluǒ) \*kwál<sup>ʔ</sup> rwál<sup>ʔ</sup> > EMC kwa' lwa' 細腰蜂 (《詩經》) (李\*k<sup>w</sup>arx g<sup>w</sup>larx)
  - f. 果臝 (guǒluǒ) \*kwál<sup>ʔ</sup> rwál<sup>ʔ</sup> > EMC kwa' lwa' 一種蔓生植物 (《詩經》、《爾雅》) (李\*k<sup>w</sup>arx g<sup>w</sup>larx)
  - g. 茹蘆 (rúlú) \*nàŋ ràŋ > EMC ɲi<sup>a</sup> li<sup>a</sup> 茜草 (《詩經》) (李\*njag ljag)
  - h. 罍 (dúlù) \*dák<sup>ʔ</sup> rák<sup>ʔ</sup> > EMC dəwk ləwk 小網 (《國語》) (李\*duk luk)
  - i. 鳩鷓 (diāoliáo) \*tjáw rjáw > EMC tɕw lew 一種小鳥 (《爾雅》) (李\*diag<sup>w</sup> liag<sup>w</sup>)
  - j. 薜荔 (bìlì) \*bájs rájs > EMC bej<sup>h</sup> lej<sup>h</sup> 一種蔓生木本植物 (《離騷》) (李\*bigh ligh)

以上十個雙音形式的共同特點是各由兩個韻部相同的音節組成，比如，“蜉

“蝥”同屬幽部，“螳螂”同屬陽部，“罌臬”同屬屋部，“薜荔”同屬佳部。此外，每個形式連綴起來構成一個語素，意義上難以拆開。鑒於這些特點，很容易看出它們是所謂疊韻聯綿詞。我們知道，聯綿詞範疇的建立是古代學者的一大貢獻，它為後人的同類研究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但這種範疇僅僅是對某些語言現象的粗略概括，並沒有揭示背後的語言學真值。另外，古漢語語素通常是一個音節，何以這部分語素偏偏是兩個音節呢？如果說早期漢語曾以雙音節語素為其原生形式，何以兩個音節之間會有雙聲疊韻之類的聯繫呢？是什麼機制促成了這種有規則的語音聯繫呢？總之有太多不解之謎。語言事實告訴我們，一個語言單位不外語音形式以及意義內涵兩個方面，因此，要瞭解這些雙音形式的本質就要由此入手，而借助構擬古音並借鑒現代實例將可保證這種探索的有效性。

先從語音形式上進行考察。(1)中的十個例子有兩個共同點。第一，兩個音節韻母相同。第二，第二音節的聲母是 l 或者 r——l 和 r 皆為流音，發音部位一致，響度相同，音值接近<sup>⑧</sup>。這兩個共同點極富啟發性。考慮到兩個韻母相同，我們可能會猜想這是由元音和諧之類的同化作用造成的。這一假設有一定道理，但條件限定並不清楚，此外忽略了語義方面的特徵，因此是不可取的。最可能的是重疊。韻母在音節中占主要部分，現在兩個音節疊韻，主要部分完全相同。不過，聲母互不相同，比如(1a)分別是 \*b- 和 \*l-（按照李方桂則是 \*b- 和 \*r-），這似乎不利於重疊的假設。但是，由於第二音節總是固定為流音，那麼就可以假設這個流音是在重疊過程中產生出來的——這樣假設的根據是重疊中出現固定音段的現象十分常見，例如：

#### (2) 重疊過程中產生固定音段的實例

- a. 北京話擬聲重疊詞的第二個音節多以流音 l 為聲母（朱德熙 1982）
- b. 粵語藤縣話有一種重疊的第一音節總是以 -eŋ 為韻母（鄧玉榮 1995）
- c. 非洲約魯巴語（Yoruba）名詞化重疊中的第一音節總是以 -i 為韻母（Pulleyblank 1988）
- d. 卡姆如皮語（Kamrupi）擬聲重疊部分的第一個輔音總是 s-（轉引自

⑧ l 和 r 在上古音中是兩個不同的音位，但在這一特殊情況下實為流音的兩個自由變體。下面有討論。

Alderete et al. 1997)

有這四種語言/方言中的實例以為旁證，可知(1)中諸例出現固定聲母不會成為重疊假設的障礙。

以上討論著眼於語音形式，初步認定(1)中諸例可能來自重疊。語義語法方面的考量同樣支持這一假設。側重於所指事物，可以看到這些形式皆有小的特點。蜉蝣、螳螂、螟蛉、蒲盧、蜾蠃都是昆蟲，形體很小。果蠃又稱栝樓、瓜蒌，結小圓果。茹蘆是一種草，不會大。罌巢指小網<sup>⑨</sup>。鳩鵒是一種剖開葦莖啄食其中小蟲的鳥<sup>⑩</sup>，完成這樣的覓食動作需要落在葦莖葦葉上，形體肯定很小。薜荔屬於木本植物，但是柔軟蔓生，跟其他木本植物相比形體較小。這些實例全部指小表明有可能源自重疊，因為指小是重疊常見的語義語法功能。

除了這種經驗上的證據之外，理論上也可以找到證據。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來看，語言中的形式結構應是相應的意義結構的模擬。准此，客觀世界數量的增多正好可用語言形式的增多進行表達，而重疊正是增加語言形式的便捷方式。這就是重疊常常用來表示數量增多的認知理據。同樣根據認知原理，處在同類事物中的個體總是要比該個體獨處時顯得渺小。比如一棵大樹，生長在草原與森林會給人以不同的印象：獨處於草原高大顯眼，處於森林就變得平常無奇。由此可知，在認知過程中，從數量多到維量小不過一步之遙，其間發生過渡是非常自然的。這種認知構型中的情況同樣適用於與之對應的類同元素在線性語言序列上複現的重疊；簡而言之，既然重疊形式可以表示數量多，那麼它同樣就可以表示指小<sup>⑪</sup>。

重疊表示指小既有實例為證，又有理論基礎。因此，(1)中諸例指小的語義特點可以作為假定它們與重疊有關的根據。現在繼續討論與這一假設相關的細節。

重疊意味著一個形式的重複。因此，要確認重疊，就要找出它的基式。具體來說，要進一步證實(1)中諸例源自重疊，孰為基式就成了不可回避的問題。但是，這些例子皆為聯綿詞，其構成成分照傳統說法是不能分開的，這給探索基式帶來了很大的困難。不過，如果能夠善用古音研究的新近成果以探究細節，仍然

⑨ 《國語·魯語上》：“水虞於是禁罌罌。”韋昭注：“罌罌，小網也。”

⑩ 《爾雅·釋鳥》：“鳩鵒，剖葦。”郭璞注：“好剖葦皮食其中蟲，因名。”邢昺疏：“鳩鵒，一名剖葦。”

⑪ 張敏(1999、2001)對漢語及非漢語中重疊形式和意義之間的聯繫進行了探討。可參看。

可以發現規則。我們在前面曾經提到，這些雙音形式的第二音節要麼是 \*r- 要麼是 \*l-，皆為流音。這表明第二音節不可能是基式，因為作為形態構詞手段的重疊，祇以聲母是流音的音節作為基式是不能想像的。換言之，作為重疊基式的音節就其聲母而言一定是常態分佈，唇音、舌齒音、舌根音、塞音、塞擦音、擦音俱全才屬正常，不可能祇集中在流音聲母上面。

既然第二個音節不可能是基式，那麼第一個音節就自然地成了考慮的對象。就(1)中諸例第一個音節的聲母而言，它們沒有集中在某個聲母上面，將其假定為基式不存在聲母分佈有失常態的問題。但是接下來需要面對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意義。如果說第一個音節是基式，那麼它就應該有一個與雙音形式有關聯的意義。然而長期以來，由於學者們一直將其視為不可拆開的聯綿詞，所以對內部的意義結構知之甚少，而要瞭解重疊過程中的意義構成，對此就必須要有足夠的重視、正確的認識。

我們首先需要對構成詞義的不同義素 (semantic component) 有一個恰當的認識，此外還要對不同義素在詞義發展以及構詞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特點有所瞭解。我們知道，構成一個詞義的若干義素可分為中心義素 (central semantic component) 和陪義義素 (connotative semantic component)。比如，要給“牛”下定義，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反芻類哺乳動物，體大，趾端有蹄，頭上有角。這些皆屬於中心義素的範圍，用來與馬騾驢羊等相區別。至於老實、脾氣倔強、行動遲緩大概就祇能屬於陪義義素的範圍了。相對於中心義素而言，陪義義素是一種邊緣化的義素，在詞義系統中不是很重要。但是，在詞義發展或形態構詞的過程中，陪義義素有可能得到凸現進而新的意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比如，近年來“牛”字常在有本事之類的形容詞意義上使用。如，“這人真牛”，年輕人口中甚至有“牛人”的說法。很顯然，這是陪義義素在新生義位 (sememe) 中變成中心義素的結果。

陪義義素還可以在形態構詞中扮演重要角色。比如“腳”，中心義素應包括身體部位，前端有指頭，以之站立走路。至於位處下面，應該屬於陪義義素。這一陪義義素在界定“腳”時不起重要作用，但是在重疊形式中卻可以得到凸現，發揮重要的作用。例如，根據李小凡 (1998)，蘇州話“腳腳” [tɕiA<sup>25</sup> tɕiA<sup>25</sup>] 是渣子的意思。渣子以處在下面為其常態，原來的陪義義素在重疊式中變成了中心義素。著眼於重疊過程，我們可以說在以“腳”字為基式進行重疊時，人們取用的並不是“腳”字的中心義素，而是陪義義素。還有反過來的情形，即，基式的中心義素到了重疊式中成了陪義義素。比如，大方方言重疊式“攪攪”指粥 (李

藍 1987)。“攪”的中心義素是攪動，在“攪攪”中發揮重要作用，因為煮粥需要攪動。然而相對於“粥”的中心義素(《現代漢語詞典》：粥，用糧食或糧食加其他東西煮成的半流質食物)來說，攪動僅祇是陪義義素。這裏我們看到，人們在“攪”字重疊時取用的是中心義素，但是這一中心義素在重疊式中卻成了陪義義素。中心義素與陪義義素的轉變在重疊構詞中相當普遍。請看下面的例子。

(3) 基式與重疊式意義聯繫釋例<sup>①</sup>

重疊式	意義	材料出處	解釋
a. 抓抓	小樹枝	貴州大方	小樹枝常常是抓的對象
b. 飛飛	小紙條	(同上)	紙條輕飄可以飛
c. 抽抽	抽屜	(同上)	抽屜可以抽出來
d. 爬爬	蟲子	北京平谷	蟲子善爬
e. 挨兒挨兒	工具傢具安放處	(同上)	工具傢具多挨著牆放著 <sup>②</sup>
f. 棲棲	鴿子	山西忻州	鴿子窩總是在房上
g. 腰腰	背心	(同上)	背心緊貼人的腰部
h. 插插	口袋兒	(同上)	手可以插在口袋裏
i. 打打	有裂紋的物體	(同上)	裂紋是“打”的結果
j. 蹦蹦	蝗蟲的一種	(同上)	蝗蟲善於蹦跳

這些實例相當有趣，從基式與重疊式的意義關係看，頗有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的味道。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就在於重疊過程中基式義素地位的轉換。簡而言之，基式在重疊過程中所凸現的意義有可能不是中心義素，而是陪義義素。或者，基式的中心義素到了重疊式中變成了陪義義素。認識到這一點對於探究基式非常重要，因為據此可以知道，儘管基式與重疊式總是會有意義聯繫，但是這種聯繫有可能相當鬆散，不易預測，甚至有些出乎意料。因此，據重疊式反推基式要嘗試多種可能，不可拘泥於基式或重疊式的中心義素。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道理，我們再來比較一對例子。

<sup>①</sup> 例子分別取自李藍(1987)、陳淑靜(1998)、喬全生(2000)。後附筆者的解釋。

<sup>②</sup> 陳淑靜給出的例子是：這些鐵鉞你找個～收拾好。

## (4) “路”字重疊對比例

方言	基式意義	重疊式 (基式凸現的義素)	據重疊式逆測 基式的難易程度
城步青衣苗人話 (李藍 2004)	路：供人車行走的通道	lu <sup>52</sup> lu <sup>52</sup> 條狀印迹或紋理 (陪義義素)	難
陝西禮泉話 (筆者調查)	路：供人車行走的通道	lu <sup>44</sup> lu <sup>22</sup> 小路(中心義素)	易

“路”指供人車行走的通道，這是就其中心義素來說的。此外，“路”通常還有細長蜿蜒之類的義素，鄉間小路尤其如此，但這祇能說是陪義義素。在青衣苗人話中，重疊式“路路”的意思是“條狀印迹或紋理”。如此表義無疑是因為“條狀印迹或紋理”也有細長蜿蜒的特點。很顯然，基式在重疊中所凸現的意義是陪義義素。禮泉話的“路路”指小路。小路雖小，仍可供人車行走，性質未變，可見基式所凸現的意義仍然是原來的中心義素。這裏我們看到，重疊式“路路”同見於兩個方言，但是意義各不相同，原因就在於基式凸現的義素不同。

據實論之，無論是青衣苗人話還是禮泉話，“路”字重疊為“路路”都是合情合理的，沒有高下之分。然而，設若在調查中首先看到的是重疊式，現在要據以反推基式，情況便大有分別。禮泉話比較透明。我們先從發音人那裏知道 lu<sup>44</sup> lu<sup>22</sup> 表示小路，隨後又得知 lu<sup>22</sup> 表示道路，那麼馬上就可以將二者聯繫在一起，辨識出二者之間的重疊關係。青衣苗人話就不同了。通過調查，我們首先得知 lu<sup>52</sup> lu<sup>52</sup> 表示“條狀印迹或紋理”，隨後又得知 lu<sup>52</sup> 表示道路。然而即便此時，我們也未必能夠立即做出判斷，因為如果“路”可以在重疊之後表示“條狀印迹或紋理”，那麼，同樣具有細長蜿蜒陪義義素的線、繩、溝、河、渠、蛇等為什麼不可以呢？作為嚴謹的科學調查，我們有必要追問發音人，看這些單詞是否也有讀作 lu<sup>52</sup> 的，接下來還需要更多更為精細的分析對比。這裏，探究難度的增加是由基式在重疊過程中凸現陪義義素造成的。這還祇是現代語言中的情形。試想我們研究的是歷史語言學，對象是兩千多年前的古代漢語，相關的文字音韻問題多有未安，難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不過，無論如何，由於有語言實例以及其中的規律以為借鑒，探討古漢語相類問題仍然有所依憑。總之，基式的陪義義素在重疊過程中可以發揮主導作用，基式的中心義素在重疊過程中倒可能反過來變成新義位的陪義義素。這些事實可以作為探討古漢語基式時的參考。

現在回到基式問題。根據前面的討論，我們知道(1)中諸例的第二個音節不可能是基式，第一個音節才有可能。然而第一個音節或不能獨用，或與雙音節的

整體義無關，說它是基式似乎有些勉強。不過，我們已經瞭解到基式與重疊式在意義聯繫上的多樣性，因此可以另闢蹊徑進行探討。

先來看“蜉蝣”(1a)。“蜉蝣”是一種體軟弱、翅半透明、常在夏天日落後大群飛舞、壽命極短的昆蟲。這種昆蟲有兩個特點十分突出：一是小，最小的祇有三毫米；二是性喜成群飛舞，但整體不動，懸浮空中。這兩個非常直觀的特點都有可能與重疊命名發生聯繫。因為體形小，所以非常適合重疊構詞。至於浮動，雖然這並不是蜉蝣的中心義素而是陪義義素，但是易於為人察知，所以就如同蟲子善爬因而以“爬爬”(3d)命名一樣，很有可能用作重疊的基式。具體來說，在古代漢語中，表示浮動的詞主要是“浮”，適用對象包括水面與空中，前者如“范蠡遂輕舟，而浮於五湖”(《國語·越語》)，後者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爲了表示這種具有在空中浮動特點的小昆蟲，以“浮”作爲重疊的基式合情合理。從形式上看，“浮”與“蜉”讀音完全相同，寫法上的差異不過是以“蟲”代“水”罷了，目的顯然是爲了讓字形與意義更爲一致，這是漢字發展史上十分常見的一種現象。如此看來，“蜉蝣”應該就是“浮蝣”<sup>⑭</sup>，“蜉蝣”是“浮”字重疊的結果。

與“蜉蝣”相比，“果蠃”(1f)的構詞途徑更直接一些。果蠃是一種攀援草本植物，藤上結的小圓果可食用，亦可入藥，所以很爲古人所重，《詩經》有“果蠃之實，亦施於宇”的詩句。爲事物命名的通則是反映突出的地方，既然果實受人關注，那麼命名時就有可能以此爲基礎。“果”是表果實義的典型用詞，加之這種果實具有多、小的特點，在此基礎上進行重疊構詞是很有可能的。

“蜾蠃”(1e)與果蠃關係密切。一方面，讀音完全相同，皆爲 \*kwálʔ rwálʔ (李 \*k<sup>w</sup>arx g<sup>w</sup>larx)。另一方面，所指對象非常相似。蜾蠃指細腰蜂。細腰蜂的頭和尾都是圓圓的，外形很像果蠃的果實，因此有相同的命名。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我們還無法斷定何者爲先；也許，當時外形圓圓的事物皆可以此指稱。但無論哪一種情況，從產生過程看，重疊都是最合理的假設。

“罌罍”(1h)出自《國語》記載魯國史實的《魯語》卷，意思是小網。現代徐州話有 tu<sup>55</sup> lu<sup>0</sup>一詞，指一種捕魚工具。當地歇後語云：狗頂 tu<sup>55</sup> lu<sup>0</sup>——不安生<sup>⑮</sup>。這種捕魚工具是一竹編尖筐，大小如同一個熱水瓶，但形狀是前端開口略大，“脖子”稍細，中部向外凸鼓，往後容積逐漸縮小，到尾部便很尖細，口是

<sup>⑭</sup> 《荀子·大略》：“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浮蝣也。”“蜉蝣”正作“浮蝣”。

<sup>⑮</sup> 參看李申(1985)。

封閉的。一般將其放入淺水之中，卡在水梁處，魚順流進入筐中，便出不去。筐主隔一段時間來取筐中之魚，再將筐放歸原處，無須守候<sup>⑮</sup>。徐州臨近魯國故地，加之語音古今相承，所以李申認定這就是古代的“罍臬”，是正確的。

有了對“罍臬”具體形制的認識，現在就可以討論產生過程了。“罍臬”在語音上很有特點：一是疊韻，二是有流音聲母。這同樣見於“蜉蝣、果臝、螺臝”，所以也有可能源自重疊。但哪個字是基式呢？前面的討論說明有流音聲母的第二字不大可能，而第一字表面看來也不大可能，因為不能單用。不過，因聲求義、不拘形體的研究方法可以使基式有迹可循。《論語》有匱、櫝二字，代表同一個詞，指存放美玉的函匣<sup>⑯</sup>。著眼於含裏空間以及形狀較小的特點，匱（櫝）與罍臬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從語音上看，罍臬的第一字恰與匱（櫝）同音，皆讀徒谷切，古音屬定母屋部，擬音是 \*dák<sup>u</sup>（李 \*duk）。如此看來，罍、匱（櫝）有可能祇是寫法不同，至少可以說是同源的。換言之，“罍臬”的“罍”很可能就是“匱（櫝）”。由於“匱（櫝）”表示函匣，而要表示的這種捕魚工具類似於一種小的函匣，於是在命名時便以“匱（櫝）”為基式進行重疊，這樣“罍臬”便產生了。

如此推斷還有其他證據。《說文》：“兜，兜鍪，首鎧也。從唻從兒省。兒，象人頭也。”這裏許慎以“首鎧”解釋的是“兜”還是“兜鍪”有些含混，但是他對“兜”字形體的解釋是比較確定的。唻字按照許慎的解釋是“廡蔽也。從人，象左右皆蔽形”。“兜”字從唻從兒，顯示的意思就是遮蔽人頭，這是對頭盔功能的說明。所以“兜”應該就是頭盔之類的意思。“兜”與“罍臬”形狀相近支持將“罍”視為“罍臬”的基式。“兜”字古音屬於端母侯部，擬音是 \*táu（李 \*tug），“罍”字古音是 \*dák<sup>u</sup>（李 \*duk）。二字聲母皆為齒槽音（alveolar），差別僅在於清濁的不同。從韻母方面來看，它們主元音相同，韻尾則是在基本相同的情況下略有差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兜”和“罍”分別屬於侯部和屋部，適成傳統音韻學中所說的對轉關係。僅僅指出對轉關係並不解決問題，因為我們還需要明瞭這種語音變化的語法語義動因以及實現這種變化的具體方式。但無論如何，對轉關係表明兩個音節存在對應關係是可以肯定的。

這裏我們看到，一方面，“匱、櫝、兜”在語義上與“罍臬”相關，在語音

<sup>⑮</sup> 這是李申教授 2006 年 5 月在給筆者信中對這種捕魚工具的詳細描寫。謹此致謝。

<sup>⑯</sup> 《論語·子罕》：“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論語·季氏》：“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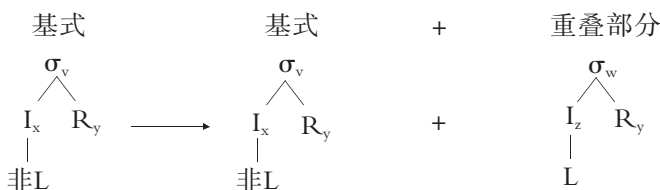
上與不作他用的“罍”字相同相近，所以“罍”與“罍臬”也可能存在語義關係。另一方面，“罍”和“臬”兩個音節韻母相同，第二字表現為流音聲母，與前面討論過的“蜉蝣、果臝、螺贏”完全一致，可見也是一個重疊式。

以上我們著重討論了“蜉蝣、果臝、螺贏、罍臬”四個重疊形式。在這四個重疊式當中，基式“蜉、果、螺、罍”居前，重疊部分居後，所以這是順向重疊。此外，由於這種重疊的基本功能是指小，所以可稱作指小順向重疊。

根據基式與重疊式所指對象的異同，指小順向重疊還可以有進一步的區分。在前面的四個例子中，基式所指與重疊式所指是不同的。比如，“浮（蜉）”的所指是懸浮，而蜉蝣則專指那樣一種小昆蟲，所指對象發生了轉移。因此這種類型可稱作轉指式指小順向重疊。此外還有一種指小順向重疊。設若其基式所指是“A”，重疊式的所指則是“小A”，其間沒有所指對象的轉移，因此可稱作自指式指小順向重疊（參看下面 2.2 一節）。

至此，我們通過對典型實例進行分析歸納，初步揭示了指小順向重疊尤其是轉指式指小順向重疊在形式與意義上的本質特點：其基本功能是“指小”，其形式變化可圖示如下：

(5) 轉指式指小順向重疊<sup>⑮</sup>



這一示意圖反映了一般情況下順向重疊的語音變化，包括下面將要討論的自指式指小順向重疊以及摹態順向重疊。至於語音形式上的一些特殊變化，包括基式流音聲母對音變的影響、第二音節在 \*r- 和 \*l- 之間的選擇、第二音節以其他響音為聲母，下面將作專門討論。

在結束本小節之前，有一點需要指出，即在目前的情況下，要指出所有轉指式指小順向重疊的基式是很困難的。比如，在上面(1)中的十個例子中，我們祇給出了幾個，其餘尚在探討中。事實上很多例子一時還難以確認其基式，請看：

<sup>⑮</sup>  $\sigma$  音節；I：聲母 (initial)；R：韻母 (rhyme)；L：流音 (liquid)；下標字母表示實體的異同。這是基式不是流音聲母的情況，流音聲母的情況下面有討論。